

# 国民塑造与识字教科书的常识书写

周慧梅

**摘要:**对于失学成年民众来讲,识字教科书可能是他们拥有的最早或唯一书籍,怀揣“读书明理”古训,更容易接受教科书传递的价值选择以及观念赋予。识字教科书作为载体,承载着“谁”来决定、传达“谁”的知识、何种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价值取向等诸多考量,进而建构出一套独特的识字教科书话语体系,在传授基本识字能力的同时塑形国民,赋予了识字行为社会与政治意义。本文以1930年代教育部编审处编辑的三民主义千字课为文本来源,分析政府及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来框定、修正失学民众的价值观念,揭示识字教科书如何通过常识进行再生产。

**关键词:**识字教科书;失学民众;常识书写;国民塑造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62(2021)02-0057-09

1970年6月,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发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从“社会关系再生产”角度阐述了隐匿在学校主导的国家机器与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sup>[1]</sup>作为教育基本载体、在教育过程中承担主要知识源的教科书,以权威面目占据着学生们绝大多数的学习时间和空间,显示出塑造政治认同的威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W. Apple)的《意识形态与课程》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开教科书政治学研究之先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教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谢弗(David. R. Shaffer)从不同视角来探讨、诠释教科书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学教授季家珍(Joan Judge)则以中国晚清教科书和国民读本为例,探索教育、文化与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学界亦纷纷关注教科书的价值取向,吴康宁、毕苑、石鸥、李孝迁、李帆等从国民塑造、国家认同的角度<sup>①</sup>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作了深入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学校教育领域,甚少涉及失学民众的识字教科书。笔者以1930年代教育部编辑的《三民主义千字课》为切入点,分析政府及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来框定、修正失学民众的价值观念,揭示国家与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识字教科书将“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常识渗透给成年失学民众的历程。

收稿日期:2020-12-02

作者简介:周慧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塑造与社会变革:1895-1949年社会教育研究”(17FJK003)

<sup>①</sup> 参见吴康宁《价值的定位与架构:课程目标的一种社会学释义》,教育科学2000年第4期;毕苑《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石鸥,吴小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5期;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李帆《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 一、国家建设目标下的识字课本编辑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二届中常会通过《下层工作纲领》，将“识字”列为七项运动之首，其基本要图在于国民皆能识字，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此理路下，编辑识字教科书成为“党之重事”。1929年，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委员焦易堂提出“全民识字施行法及编制三民主义千字课”提案，经中央第十九次常委会决议：“交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审查，并编制《三民主义千字课》。”<sup>[2]</sup>10月17日，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代表在中训部会客室召开“审查民众识字法案”第二次会议，到会代表有中央训练部的黄俊昌、徐准起、李人祝，教育部则有陈剑修、赵迺传等，会议通过“编制《三民主义千字课》案”，议决识字教科书由教育部编纂，中央训练部负责审定。<sup>[3]</sup>1928年12月4日，教育部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正式启动，由编审处承担。

采用怎样的编辑原则成为首要问题。12月13日，教育部编审处召开编辑会议，大家就课文内容体现“三民主义”还是整体“三民主义化”争论激烈，特派编审李贻燕赴中央训练部询问。12月30日，中央训练部正式发函教育部，确认“三民主义化”的编辑原则，框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及传递“谁的知识”的标准。根据中央训练部编辑要点，教育部制定千字课的选材原则、标准、来源以及手续等，如选材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凡关于自然、卫生、史地、国民道德各项材料，均以总理遗著为根据，遇必要时再从教育部审定的各种小学教科书及民众读本中抽取最必要的常识加以补充，以不违背三民主义为根本原则。确定了识字课本教科书内容的知识来源。

中央训练部将“千字须为人民日常生活最常用之字”列为“选定要点”之首，但因“紧着日程”，编审处将重要精力放在选字材料的遴选上。按照中央训练班确定的《三民主义千字课》编辑方针<sup>①</sup>规定，教育部编审处制定出四项选材标准：(1)须为了解并认识党义所不可少的常识；(2)须为民众所需要；(3)须能改进民众生活；(4)须能介绍必要的文字。<sup>[4]</sup>千字教科书在教民众识字的同时，还要渗透各种常识，以便“唤起民众”。据此，以短时间搜集到的“六大类”<sup>②</sup>材料(共计62万余字，其中“总理遗著”32万有余，约占总比例的51.52%；法规文告类最少，仅占总字数的3.4%)作为选字来源。从这62万余字数中统计单字出现的次频，选择次数在100-1001次以上的共计900字。“这九百个字里面，有极少数的字，因材料的原文是文言，或因材料偏重在党义方面，所以不是民众最常用的字。可是这次选字的目的，不但要选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见常用的字，还要选出了解三民主义所应认识的字。这类的字，虽非常用的字，也许为了解三民主义所必须，所以仍旧把他保留在里面。其余大部分的字，可算得是用处极大的。”<sup>[4]</sup>为验证选字的涵盖性，编辑专门将其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农民千字课》所依据的千字作了比对，发现两者重合率为80%。尽管编辑意识到“还得要扩充材料，把这次选出的

① (1)编辑方针包括：普及三民主义；(2)培养国民道德；(3)注重历史地理并切实日常生活需要；(4)便于短期教学应用；(5)适应读者年龄。

② “六大类”包括：(1)总理遗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权初步六种；(2)宣传刊物：七项运动宣传册、总理关于青年农工商的遗教、撤废领事裁判权运动等共十二种；(3)法规和文告：自治法规七种、文告八十一件；(4)日报与刊物：政府公报、日报及杂志五种；(5)通俗图书：上下古今谈等十种；(6)杂类、书信五百九十七封，簿据五十件，广告五十一张，招贴、招牌约五百六十余件。

字，加以补正”，但限于时间，“只得暂时采用”。<sup>[4]</sup>显而易见，编审处将侧重政治常识作为“三民主义化”的外在表现。教育部根据儿童和成年使用对象，分为甲乙两种三民主义千字课，各为四册，每册 22 课，按照科目分配其千字课的课文材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识字课本中的材料分配表(1930 年)

册别	明细													
	三民主义		国民道德		历史		地理		自然		卫生		其他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第一册	3	4	1	2	-	2	1	1	10	3	4	6	3	4
第二册	3	6	5	2	6	6	-	4	1	-	6	4	1	-
第三册	5	9	2	3	2	1	6	5	4	2	2	1	1	1
第四册	10	15	1	-	2	-	1	2	-	3	-	-	1	2
总计	21	34	9	7	10	9	8	12	15	8	12	11	6	7

备注：甲种程度较深，供儿童用；乙种程度较浅，供成人用。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的《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的经过报告》，见《教育部公报》，第 2 卷 27 期。

从表中可见，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的年龄和接受程度，教育部编审处在材料选择上有所侧重，但不论甲乙种，三民主义都占第一位。该年 5 月底，选字和课文初稿同时完成；6 月初，由教育部指定社会教育司司长陈剑修、高等教育司司长孙本文、教育部参事赵迺传、陈石珍以及社会教育司科长戴应观、秘书周淦、编审惟英、杨适夷组成审查委员会予以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原编辑根据审查意见再详加修正。编辑委员会延续之前识字课本的图文并茂、语言力图浅近等风格，“把课文的意义弄得异常明显，使得民众识了字便能够懂得意义”<sup>[5]</sup>列为第一要义，并用注音符号附在文字旁边以示提倡。

《三民主义千字课》编选完成后，编辑自我反思，认为最明显缺点是“内容太深”，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史地、党义材料对民众过于深奥，难于用民众熟悉的浅显文字来表达；二是“由于编者的用语与民众的用语也许离开得很远，有许多用语，在编者自己看来，十分明白浅近，但是在一般的民众听去，也许是很难懂得，这也是课文深的一个重要原因”<sup>[4]</sup>；三是每课生字太多。“这次的编辑因为生字总数似乎必须在千字以上，所以每课生字有十余字之多。但是像乡间的农夫，及街上拉车的车夫，要他们每天记忆十余个生字，恐怕有点困难，这也是深的原因之一。”<sup>[4]</sup>有鉴于此，教育部随即以“暂行本”为名，经中央训练部审定后正式出版。“因为时间短促，缺点自然难免，所以现将该本定为暂行本一俟印出，实验一年后，拟再加以澈底之修订。”<sup>[6]</sup>1932 年，教育部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丙种”，专供乡村民众识字之用，1933 年审定出版时同样以“暂行本”行世。

## 二、识字课本中的常识书写

1928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山东代表王祝晨递交提案，建议中央格外注意民众读本中的常识部分：“中国一般民众常识的本源，大概是从戏剧、小说、大鼓书、小唱本等等东西来的……故拟请中央格外注意。”<sup>[7]</sup>1930 年 1 月 17 日，《申报》曾刊登教育部消息，称“查全国民众学校所用之课本，多半采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所编之平民千字课及书坊改编之千字课本，内容大致分为平民读物及应用文件，虽亦适合普通应用，而按诸现代潮流及以后趋势，应有整个之计划，具体之目标编订三民主义化的千字课本，以期全民识字受相当之教育。”<sup>[5]</sup>在此舆论下，“教育部在最短期内编成三民主义课本，以作识字教材。且使常人能于四个月内，受有公民训练。”<sup>[8]</sup>公民教育中的常识被悄然转换为国民党的党义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由此，识字教材除教失学民众识字之外，普及三民主义的公民训练成为其

着力打造的新常识。编审处根据使用对象不同先后出版“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以下简称“丙种千字课”)以乡村民众为主。与城市民众相比，识字教科书对于甚少有机会接触文字的乡村民众的意义更为重要。“丙种千字课”四册 100 课，内容涉及到乡村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课文字数、内容深度随分册数字增大而增加。它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并竭力顾及乡村民众切身的需要和了解的能力”作为指引，根据教育部编订的《民众暂行字汇》及坊间所出各种千字课，选出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常用千字，采用“流利而浅显的国语文”，<sup>[9]</sup>来重新书写农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常识，培养乡村民众的国民道德，以期能使乡村民众信仰三民主义，成为新时代合格国民。

### (一) 国家与民族

在课文中，教育部编审处编辑多通过具体化事例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抽象概念，激发民众胸中的愤懑，配合着实践中社会教育机关的时事讲演、禁烟运动、服用国货、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国耻纪念日等运动，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书写国家与民族。

课文中用语直白、直抒胸臆，如第一册第 14 课：“种棉织棉布，种麻织夏布。多种棉和麻，可以多织布。棉布与夏布，便宜又坚固。我们中国人，要用中国布。”<sup>[10]</sup>第二册第 8 课来描述出口与进口之间的逆差：“我们中国每年出口货少，进口货多，以前每年给外国人拿去两万万元，现在已经加到每年四五万万元，我们再不想办法，以后还要年年加多，大家想：这样下去，十年以后，我们中国要穷到什么地步呢？”<sup>[11]</sup>将购买国货与爱国、民族复兴对接起来。第三册第 1 课：“我们中国，土地很广，西北有高山，东南近海洋。北部多牛羊骡马，豆麦高粱，南部多棉麻丝茶，糖果米粮。还有金矿、铜矿、铁矿、煤矿，这样一个好地方，就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家乡。”<sup>[12]</sup>借此说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保护国家的责任。第 12 课讴歌为国壮烈牺牲的英雄：“谁葬在黄花岗上？七十二烈士。他们为什么死的？为革命而死。他们是怎样的人？真爱国的英雄。不怕死的好汉。他们用什么武器？几百枝的手枪，几百颗的炸弹。”<sup>[13]</sup>第四册中更直面不足：“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反受外国人的压迫，地位非常的低，都因为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只知道团结家属宗族，不知道团结民族”；<sup>[14]</sup>“可是从清朝到现在，现在西洋人进步很快，我们反渐渐落后，变成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家。”<sup>[15]</sup>痛心国家的衰弱并直言病因，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丙种千字课多借助主流话语模式的“宏大叙事”方式，以标志性的社会重大事件为切入点，让民众在对帝国列强的控诉中进行思考和认知。如“林则徐烧鸦片”一文：“鸦片烟害人真不浅，吸烟的伤身又费钱，英国人初来卖鸦片，算起来已经几百年。到后来有个林则徐，亲身到广东去禁烟，二万箱鸦片都烧掉，他禁烟禁的真正严。”<sup>[16]</sup>在课文中，反日主题最为集中，如第三册第 8 课“中国与日本人”：“民国十二年，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我们中国人大家捐出钱来，救济日本的灾民。民国二十年，我国发生大水灾，日本人乘这个时候出兵东三省，杀死我们的同胞，占据我们的土地，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不同呢？”<sup>[17]</sup>在对比中塑造日本人的以怨报德的负面形象。课文中借教民众写信来号召民众收回东北，侄儿连城给“三叔父”的信中写到：“我们到东三省来，开垦荒地，种些高粱大豆，出息很好，不料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东三省被日本人占去，害的我们田也种不成了，我们再不努力想法收回，中国的东三省，怕要变成日本的土地了。”<sup>[18]</sup>课文从农民种地的熟悉场景出发，引出要支持国民政府收复东北、保家卫国的号召，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标。

### (二) 领袖与政党

编审处将“使乡村民众信仰三民主义，并培养乡村民众的国民道德”列为编辑大意的第一要则。作为国民党精神象征和三民主义的创造者孙中山，以领袖、国家的象征反复在“丙种千字课”的课文中出现。因教育对象为乡村民众，书中处处强调孙中山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之情，藉此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

孙中山不仅是三民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更是为穷人谋饭吃的领袖、农民大会的提倡者。他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以绝对优势占据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识字教科书中的空间。

在课文中，孙中山被描述成一个对农民的穷苦极具同情心的革命领袖。民生问题首当要冲，“我们中国人，现在很穷，饭也不够吃，年年有人饿死，遇到荒年，饿死的人更多。中山先生说：我们要中国人大家都有饭吃，还要大家都有很便宜的饭吃。”<sup>[19]</sup>“民国十三年八月，广东开农民大会，到会的农民，有几万人，中山先生看见他们，都是布衣赤脚，想到他们的穷苦，就不觉留下泪来。”<sup>[20]</sup>“中山先生在农民大会里演说：‘我们中国农民最多，全国人民都要靠农民种了田，才有饭吃，可是农民自己很穷，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革命，来解除农民的痛苦。’”<sup>[21]</sup>诸如民主和革命话语等抽象概念大多安排在第三、四册。如第四册第15课“平均地权”课文中先描述了农民替地主耕田、地主不耕种却获益的情况，然后写到“中山先生看到这种不公平，想出一个平均地权的办法，先由地主自定地价……”第四册第23课“三民主义”，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介绍概念和目标：“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要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上各民族，大家都平等，谁也不受谁的欺侮。民权主义，是要我们全国人民，都有权去管国家的事情，不给少数人专断。民生主义，是要人人都做事，人人有饭吃，大家都能够过很好的生活，没有贫富的分别。孙中山先生发明三民主义，就是要我们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十分快乐，我们大家照三民主义去做，自然会有成功的一天。”<sup>[23]</sup>在该课教学法中，列出如“三民主义是谁发明的？什么叫做主义？什么叫做平等？人民怎样去管理国家的事情？什么叫少数人专断？为什么人人都要做事？孙中山先生为什么发明三民主义”<sup>[24]</sup>等让学生深究的诸多问题，将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民主平等画上等号。

课文还通过象征符号的运用，如国旗、党旗、双十节等，来引导民众将虚无的国家观念具体化为国民政府。“十月十日，是国庆节，村里人发起一个提灯会。到了那天晚上，提灯的有一百多人，非常热闹，他们一面唱歌一面走，灯上有的画党旗国旗，有的画双十，有的写‘民国万岁’，红红绿绿，非常好看。”<sup>[25]</sup>将国民政府的党国旗、双十节以及“民国万岁”直接连接起来，向乡村民众传递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的观念。

与课文搭配的插图为不同时期的孙中山照片，其目光坚毅，形容消瘦，显示孙中山为了革命和民众福祉，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的形象。识字课本这种独占性的领袖书写坚定了“国父”的形象，孙中山成了国民党政党的一个政治符号。如第三册第11课“奋斗”：“中山先生，一生革命四十年，他为了要救中国，便努力奋斗，不怕失败。有许多人问他：‘你这位先生，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了，为什么总是这样热心呢？’他说：‘我要救中国，我总希望中国革命成功，我便不能不总是这样的奋斗’”<sup>[26]</sup>利用这个政治符号延展，“民国十六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胜利，得到南京以后，照中山先生的意思，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南京就成了我国的国都”。<sup>[27]</sup>书中凡是涉及党或国家的文章必不可少的会出现孙中山的身影，几乎浑然一体，将看到农民贫苦而立志革命救国、推翻清政府、缔造中华民国这一壮举归功于孙中山不屈不挠的奋斗；将与军阀做斗争、开展二次革命、完成北伐归功于靠孙中山雄才大略的指导。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顽强革命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天下为公”精神，成为围绕和加持国民党政府的“定海神针”。

### （三）科学卫生与新农技推广

中央训练部委托教育部编辑《三民主义主义千字课》，目的极为明确，除普及三民主义培养国民道德之外，还注重历史地理并切实符合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教育部在课文选材时所选择的民众常识中，改进民众生活、塑造适合现代国家建设的新国民成为必须。“我们为了民众的智识能力不足为国家的主人翁，所以要训政；我们为了民众基本教育太差，不足为新时代的公民，所以要办训政时期的民众教

育。”<sup>[28]</sup>国民政府借助社会教育要“唤起民众”进行训政，除爱国爱领袖、遵循三民主义方针外，要懂得科学和卫生，破除迷信、预防传染病，清理周边环境和种痘来提高免疫力；要学会应用先进的农具，增加农村生产力。

科学卫生、破除迷信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词汇，自然也被作为乡村民众常识的必备和识字教材中的应有之义。破除迷信，懂得科学知识，课文用讲故事的形式，图文并茂。如第一册23课“不要喝脏水”：“夏天天气很热，麻五在田里种田，十分口渴，就走到河边喝了几口脏水。不料一会儿肚子痛起来，病了一个多月，等到病好了，田都荒了。”<sup>[29]</sup>24课“不要在露天睡着”：“田里的瓜长的很大了。费六睡在瓜田里看瓜。他很贪凉，常常在露天睡着，不睡在草棚里。后来他着了凉，就生病了。那卖瓜的钱，还不够他买药吃呢！”<sup>[30]</sup>第二册更是用了四课的篇幅来强调要注意公共卫生、预防霍乱、天花等，“我们家里的脏东西，不可随便倒在路边，或倒在河里，免得传染疾病。我们在公共的地方，不可随地大小便，或随地吐痰，免得传染疾病”<sup>[31]</sup>。并通过课文，教民众怎样预防霍乱、肺病等传染病，“一、不喝生水。二、不吃蚊蝇停过的东西。三、不用病人用过的东西。四、不和病人在一起。五、不到空气不好的地方去。”<sup>[32]</sup>并提醒民众要杀灭蚊蝇<sup>[33]</sup>，用种痘等方式来避免传染天花。“大姊：近来村里出天花的小孩很多，不知道你那里怎样？天花传染很快，又很危险，母亲叫你不要放外甥出去玩，还要快快替外甥种牛痘，免得传染天花”等等。<sup>[34]</sup>用接连四节课的篇幅来向没有施行现代公共卫生措施的乡村民众普及科学预防传染病的常识。在识字课本中，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对乡村民间早婚的风俗提出批评，采用表兄给表弟写信的方式，“我想你今年才十八岁，结婚以后，就要生小孩，不到三十岁，就要有许多子女，到那个时候，不但你们一家大小的身体，十分衰弱，就是生活上，也一定要受到许多痛苦”<sup>[35]</sup>劝表弟庆荣切勿早婚。显而易见，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中对科学常识的弘扬，对乡村民众日常生活和疾病关照的重视，是政府和社会精英传播健康理念和塑造民众卫生习惯，是国家权力延伸和社会整合的过程。

课文中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缔造的新社会与“落后”“迷信”“不讲卫生”的传统社会截然分开。在这套话语体系中，三民主义化的国民政府是“科学”和“进步”的化身，国家和个人在健康问题上目标一致，乡村民众个体要对自身和周边环境进行清洁并保持卫生，才能使得国家和国民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在这里，个人预防传染病不仅仅视为个体行为，而是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的体现。在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下，祛除疾病、保持健康是国家对一个合格国民的基本要求，乡村民众个体对保持健康的重视程度成为衡量其“国民身份”素质优劣，甚至是否遵行三民主义的政治觉悟的重要指标。

课文从农民日常生活出发，从农民自身利益角度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如要民众学会利用抽水机，“种田用的水车，或用人力，或用牛力，一天忙到夜，也抽不了多少水，现在有一种抽水机，只要一二人去管理，就有几百人的力气，用他来抽水，又快又便利”<sup>[36]</sup>。利用写信函的方式，寄出三百元，要身在上海的朋友代村里买一架抽水机。<sup>[37]</sup>还要学会选种子，“我国农人，多不注意选种子，所以稻麦的收成不十分好。我们选种子，要选穗多的，穗大的，秆高的，秆直的，和没有被虫伤害过的，第二年再从这些种子生出来的稻麦，选出更好的种子，这样接连的选几年，就会长出很好的稻麦来，收成自然会多了。”<sup>[38]</sup>选种的措施步骤简单可行，并利用开河凿井技术，“不靠神仙靠自己，开河凿井在田边。雨多不怕无去路，天旱也有水灌田”。<sup>[39]</sup>提高农业收成，还需要“轮种。”<sup>[40]</sup>此外，在课文中还宣传国历的好处，“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年年不变，我们每年耕地下种，施肥收获，都有一定的时候，比用旧历便利得多了。”<sup>[41]</sup>用不误农时来推广乡村民众不熟悉的国历，培养对国民政府的情感认同。

#### (四)城市与乡村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加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集中于城市，城市生活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

“丙种千字课”尽管是给乡村民众作为识字的教材，但由于是处于城市中的国立编译馆所编辑，虽有对农村田园生活的描述，但基于现代化以及现代国家的想象，课文中涉及到城乡之间的内容，却有意无意的为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描述出现代城市的衣食住行的便利日常。

课文中的书写策略统一，大多为生活在乡村中、见识较少的主人公因缘际会来到城市“开了眼界”，从其视角描述“外面的大千世界”。如第二册第19课“车与飞机”：“王五保从上海回来，对村里人说：‘我从前坐了马车，已经觉得很快。后来到上海，坐了火车，又坐了电车汽车，比马车快得多。又看见在天空里飞的飞机，像鸟儿一样的飞。一天可以飞一万多里，比火车电车汽车还要快十倍。我想再过几十年，一定有比飞机还要快的东西呢？’”<sup>[42]</sup>该篇课文的插图上有一处城市火车站附近的街道，路上行驶着汽车、马车，道路旁边的火车轨道上还有正冒着滚滚浓烟行驶的蒸汽火车，空中还有大小两架飞机，远处还有高楼矗立。课文借主人公王五保去上海大都市的亲身体会，向村民描述繁华城市的日新月异的交通工具。很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汽船出烟被惊吓的场景时，课文将这个愚笨的形象安在日本人身上。“一百年前，有一只汽船开到日本，那时日本没有汽船，只有帆船，他们看见汽船上的烟囱出烟，就大叫失火，急忙打了水，到船上去救火，船上的人，都笑日本人没有见识。可是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人已经自己造了很多的汽船了。”<sup>[43]</sup>在取笑日本人曾经孤陋寡闻的同时，还讲到了最近几十年日本人知耻而勇，科技进步的现状。再如第四册第13课的“城市与乡村”，通过主人公陆富全和表弟的对话直接将两者作了对比。课文中的主人公陆富全因吃喜酒的关系，到城市的表弟家居住十天，插图就是表弟带着陆富全行走在北京城里，画面中，高楼林立，店铺毗邻，汽车马车行人熙熙攘攘构成了热闹的街头，街道远处还有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一团团巨大烟雾。“富全跑进北平城，看见热闹的街市，高大的房屋，行人车马往来不息，后来表弟又陪他到公园，戏院，商场，游艺场等处去游玩，富全……十分快乐，对表弟说：‘城市比乡村好的多了。’”<sup>[44]</sup>尽管表弟有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批评，但无形中向乡村民众传递的却是城市的繁荣和便捷，与近代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趋势契合匹配。

### 三、结语

三民主义千字课编成后，作为编者的教育部编审处极为自信，认为它可以替代常识课本使用，一改民众学校无审定本可用的困境：“惟已出版之常识课本，均不合民众学校之用。因此迄今尚无审定之本。本部编辑之三民主义千字课，已包含常识材料。非有特殊情形，似无庸再用常识课本。”<sup>[45]</sup>1931年5月，《申报》刊登快讯，对教育部编审处编辑的识字教科书的特色予以推介：“教育部前奉中央令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以供全国民众学校之用……选材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并依读者切身的需要，及了解能力，旁及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常识，错综排列，插入图画，极有兴味，曾送中央训练部审定后复经该部加注注音符号，交付印局排印，详细校对，现已出版，即分拨各地应用……”<sup>[46]</sup>为了供给各地民众学校教材起见，教育部专门公布《仿印三民主义千字课办法》九条，以便各书坊无偿仿印发行。1933年3月，大东书局承担“丙种千字课”的“仿印并发行者”。1935年大东书局升格为“总发行所”，下辖南京、汉口、徐州、北平、天津、辽宁、杭州、梧州、汕头等23处分发行，销售网络之发达显示该书的受众之广。据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就民众学校国内使用最为普及的五种识字教科书<sup>①</sup>

① 五种识字教科书包括：教育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分甲乙丙三种，大东书局)、陶行知编《老少通千字课》(商务印书馆)、庄泽宣编《人人读》(共八册，商务印书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市民千字课》(商务印书馆)和盛朗西等编《民众千字课本》(中华书局)。

中涵盖的常识的调查显示,“以三民主义千字课三种为最丰富,且取材范围适与常识选材标准相符,故关于教材上之困难,只须选用课本得当,似可迎刃而解。”<sup>[47]</sup>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甲乙丙三种课本包含的常识知识,被认为最佳。

从理论架构上看,识字课本通过一套“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民主共和国缔造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来源”的话语逻辑的建构和解读,树立起孙中山为民为国为全人类的高大领袖形象。它借助主流的宏大历史事件对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诞生和所处的困境予以阐述,给予失学民众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洗礼,并通过城市生活繁荣景象的渲染和一整套教科书里的民众常识,以期达到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识字教科书作为集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于一体的识字课本,其不断在话语体系中凸显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处于“失语状态”的不识字民众来讲,识字教科书为他们展现出不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关系,并通过“书本中的世界”这扇窗,在自觉不自觉中将教科书话语迁移到自身日常生活中。中央政府通过部编识字课本,重新选择、筛选并建构新式常识,国家与民族、领袖与政党、科学卫生与新技术推广、城市与乡村等一一铺陈开来,通过教科书的常识再生产,将新的价值理念悄然渗透到普通民众中。

#### 参考文献:

- [1] 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笔记][A]. 图像意识形态[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要闻 中央第十九次常务会议[N]. 申报, 1929-6-28(9).
- [3] 民众识字法案[N]. 申报, 1929-10-19(12).
- [4] 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的经过报告[J]. 教育部公报, 1930, 2(27): 58-73.
- [5] 教部编订三民主义千字课讯[N]. 申报, 1930-1-17(17).
- [6] 三民主义千字课编成[J]. 湖北教育厅公报, 1930, 1(7): 9.
- [7] 郑鹤声. 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图书之检讨[J]. 教育杂志, 1935, 25(7): 1-44.
- [8] 附录 实施成年补习教育计划[J]. 教育部公报, 2(26), 1930: 50-66.
- [9]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编辑大意[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C]. 上海: 大东书局, 扉页, 1933.
- [10] 第十四课 布[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一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2.
- [11] 第八课 出口货和进口货[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 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2.
- [12] 第一课 我们四万万人的家乡[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 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2.
- [13] 第十二课 黄花岗[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 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9-20.
- [14] 第二十课 中华民族[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1.
- [15] 第二十一课 五千年来的中国[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 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2.
- [16] 第九课 林则徐烧鸦片[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5-16.
- [17] 第八课 中国与日本人[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3-14.
- [18] 第七课 到东北去[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1.
- [19] 第十五课 大家有饭吃[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一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1.
- [20] 第六课 农民大会里的中山先生[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9.
- [21] 第七课 中山先生的讲演[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1.
- [22] 第十五课 平均地权[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4.
- [23] 第二十三课 三民主义[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 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5.
- [24] 祝荪如. 贺玉波编. 三民主义千字课教学法[M]. 上海: 北新书局, 1936: 147.
- [25] 第十三课 双十节[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1-22.
- [26] 第十一课 奋斗[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8.
- [27] 第十课 我国的国都[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7.
- [28] 赵冕. 训政时期民众教育方针之商榷(J), 教育与民众, 2(2), 1929: 1-10.
- [29] 第二十三课 不要喝脏水[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一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2.

- [30]第二十四课 不要在露天睡着[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一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4.
- [31]第十二课 免得传染疾病[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9.
- [32]第十三课 预防传染病[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1.
- [33]第十四课 杀灭蚊蝇[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3.
- [34]第十五课 快快种牛痘[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4.
- [35]第七课 劝勿早婚[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2.
- [36]第三课 抽水机[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6.
- [37]第四课 买抽水机[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7.
- [38]第三课 选种子[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5.
- [39]第四课 开河凿井[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6.
- [40]第十一课 轮种[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19.
- [41]第十四课 国历[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三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4.
- [42]第十九课 车和飞机[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2.
- [43]第二十课 船上出烟[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暂行本丙种第二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34.
- [44]第十三课 城市与乡村[A]. 教育部编译馆. 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第四册[C].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23.
- [45]教部印发民众学校教材要点[J]. 教育与民众, 1931, 3(1): 168-169.
- [46]教部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已出版[N]. 申报, 1931-5-18(9).
- [47]教导组概况及章则[J]. 浙江民众教育, 1937, 4(10): 60-61.

## Making Nationals Through Writing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in Literacy Textbooks

ZHOU Huimei

**Abstract:** For out-of-school adults, literacy textbooks may be the first or even the only books they own. Following the ancient motto of “reading books to gain insight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the value choices and given concepts conveyed by textbooks. As a vehicle, literacy textbooks carry many considerations such as “who” determines, “whose” knowledge is conveyed, what kind of knowledge is conveyed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is knowledge. Literacy textbooks thus construct a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which not only imparts basic literacy skills, but also shapes the nationals, endowing the act of literacy a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Using the textbooks of “Thousand Characters”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30s as the data source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framed and modified the values of the out-of-school population through literacy textbooks, and reveals how commonsense knowledge were reproduced through literacy textbooks.

**Key Words:** literacy textbooks; out-of-school population; writing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making nationals

(责任编辑 于小艳)

(英文审校 余晖)